

籌遼碩畫

二一



中華書局影印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三

己未季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禮科給事中刀詩教題爲經畧將行兵食宜豫

皇懇乞

嚴勅戶兵二部各陳足食足兵之策仰釋宵旰之憂免貽誤國之罪事自奴酋倡亂以來竭四海之脂膏括九邊之精銳一一盡付之楊鎬之手亦一一盡喪于楊鎬之手不周歲而耗軍儲三百萬委金錢于泥沙戶部不能問也

不再舉而亾大帥武臣十餘萬視人命如草菅兵部不能問也且天未悔禍大敗之後頃復有開原之失假令經畧熊廷弼題推隨簡
蚤一月赴趨遼必不至是語曰需者事之賊也又曰當斷不斷必受其亂此則

皇上之自爲社稷左也

皇上亦知開原所係之重乎蓋此城一棄奴遂得與西虜緩冤宰賽等通且唇亾齒寒北關無倚亦必折而入于奴奴成一家我作兩截遼

河東西決不能守山海失其險薊門當其鋒
京師不能高枕而臥矣故欲圖奴酋必保全
遼欲保全遼必復開原欲復開原必宿重兵
欲宿重兵必資厚糈兵食相應缺一不可廷
弼明而熟于計知必出此無疑也譬之奕然
當局者着着皆敗生路已絕突令旁觀者一
人代之其人奕雖善無處下手欲其取勝不
亦難之難乎今日危遼之勢何以異此若使
廷弼倉卒出關畧不爲備是置之如孤注將

棄之于一擲無乃以人國爲微倖耶試問戶
兵部大臣當此之時處此之勢兵餉急乎不
急乎乃昨聞中府會議日中不決薄暮而罷
含糊答應苟且支吾議餉議兵尚無必然一
定之畫夫自職言之部以戶名而司在餉却
漫爲之說曰兵部無兵餉從何處必有兵始
議餉焉部以兵言所職在兵亦漫爲之說曰
戶部無餉兵從何招必有餉始議兵焉此等
口頭謂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可也然兩

相推調反兩相耽閣勢必至于兵食俱無而後已試問戶兵二部大臣設身處地心口自語然乎不然乎職愚以爲是役也兵當以十萬計每歲用額當以三百萬計

皇上宜及今特頒

嚴旨勅令戶部作速議餉湏足三百萬之數勅令兵部作速議兵湏足十萬之數各具疏條奏務在必行仍卽

明諭科道官曰兵集矣而餉不具則請治戶部誤

國之罪餉具矣而兵不集則請治兵部誤國之罪兵集矣餉具矣而戰守不效始可請治經畧誤國之罪大都此三臣者事成則爲同功一體之人事敗則爲同罪一體之人必如是責成如是糾察然後使之彼無我諉我無彼貸各營厥職如田之有畔共殫厥心如物之在貫甚至于臨難致死見危竭誠亦無不然者以此救遼遼或有濟乎嗟嗟言之難矣行之尤難邇來戶兵二部之事何多舛也

其在兵部錢糧一節從來原少措辦殊乏卽如戶部疏開絕軍變產缺官柴馬省直拖欠馬價班銀等項便當總查一數歲約幾何見在幾何可充募兵之用幾何數止此矣其外有不足者則自宜取給于戶部戶部固錢穀之司而募兵之需亦軍餉之屬也其何說之詞不此之務而乃托名于分于借是割戶部之所以益兵部之所無何怪乎不降心以相從耶其在戶部軍餉一節除加派地畝銀

二百餘萬外如借金花銀留各省直解到稅
銀臺省屢以爲言矣此事雖難而得用實大
者則憚其難曾不敢一語及之無他畏

皇上怕中官耳如別樣款目動至數十瓊細零星
無當緩急此事雖易而得用實小者則奉爲
理財計謀每纏纏言之也狃尋常之見而忘
國圖效婦寺之忠而失大體豈謀國者所宜
有哉當爛額焦頭之後正赴湯蹈火之時凡
一切重大事情喫緊着數既不能猝得之

皇上矣方擬旦夕齊集叩閭排闥以呌天負斧
鑽以待戮幾幸

聖心之動還求國事之可爲獨賴寥寥二三大臣
爲之倡率爲之激發乃猶然議成盈廷言輒
參商不肯同心以濟時艱徒知執拗以行已
意俄頃禍發轉盼難支蹠躡郊關暴犯

宮闕君父且無容身之地諸大臣將何以待之惟
○雲有載胥及溺已耳真可爲痛哭流涕長嘆息
聖也職義激于中語不假擇輒披瀝至此惟

聖明省察

○雲南道御史張至發題爲遼勢已迫內固宜周謹陳一二防禦未議懇乞

聖明亟賜允行固藩籬以杜意外事竊自我師三路寥寥三月以來諸臣無日不奴氣是微請經畧請閱視請募兵

皇上皆漠焉置之不報直至開原再陷而後經畧熊廷弼之旨始得愈夫廷弼壯猷素裕固雅足經畧東隅然迫之危急存亡之際真有目

不及瞬踵不及旋者卽有奇安施可恃者
皇上軫危遼而惻然動念在廷諸臣有叩必從有
呼卽應庶幾轉危爲安之一機耳乃今請

文華殿之御冀罪已詔之下允枚卜之閣臣下
考選之臺省發塵積之內帑于以贊佐機宜
勦勦時事又漠然置不報矣夫開原旣陷則
北關援絕鐵瀋勢孤則遼陽益急矧西虜交
証合勢長驅三岔河之險賊得而有之廣寧
無完璧矣全遼去而山海危山海危而

神京震天下事尚可言乎爲今之計防山海以嚴門戶向者全遼無恙山海干

神京爲藩籬今遼且累卵則山海爲緊要之門戶矣宜宿重兵一萬一大將提而鎮之庶兵聲赫奕而奴不敢長驅也次守通州以重堂奧通與京爲唇齒職向有京兵隸通訓練之議頃者該部議調總兵李懷信甚爲得人今以薊鎮缺將復調薊鎮矣則通州當另擇宿將一員揀發京軍一萬令在通州訓練庶京

師緩急足爲戒備卽剷門緩急亦可以壯聲
援矣又次防天津以固運道天津爲漕運咽
喉天津梗則咽喉塞該路已設有津營遊擊
一員謂宜查其額兵若干再益以水兵二千
選有智勇驍雄之人無論資格授以提備千
把之任令分統水兵以聽遊擊指揮庶水陸
兼備運道可無虞也職愚又以登萊宜增海
防道臣一員蓋自海運議成則造船督輸自
宜一道專理其事今道臣陶朗先自去歲卽

令民間輸粟抵賦招商轉運一絲一粒皆心
計而手衡之其總理之周區畫之密可謂詳
盡無遺但今奴酋又脅結朝鮮朝鮮君臣惴
惴自保能必其不陽衡而陰順乎陰順則船
舸南指進而窺登萊深而窺徐兗山之東淮
之南皆順流而下運道阻則

神京有坐困耳亟宜添設道臣一員再選募海
兵之善識風勢水勢及工于舟舵者千名更
調募浙閩水兵數千名擇南將之善水戰者

統領而以道臣專督操練庶賊舟不得南窺
而海洋無警

神京可坐奠矣然圖事揆策先于用人而非常
之事亦必非常之人任之今當事動輒以資
格爲言卽如保定撫臣選擇一二偏裨猶戒
以勿逾俸薦烏得不掣任事之肘而短豪傑
之氣乎則破格用人又今日最急務伏乞

皇上洞察全遼安危之形亟下兵部議覆至熊廷
弼出關在卽而會議兵餉迄無成說徒封膜